

莫言

研究

年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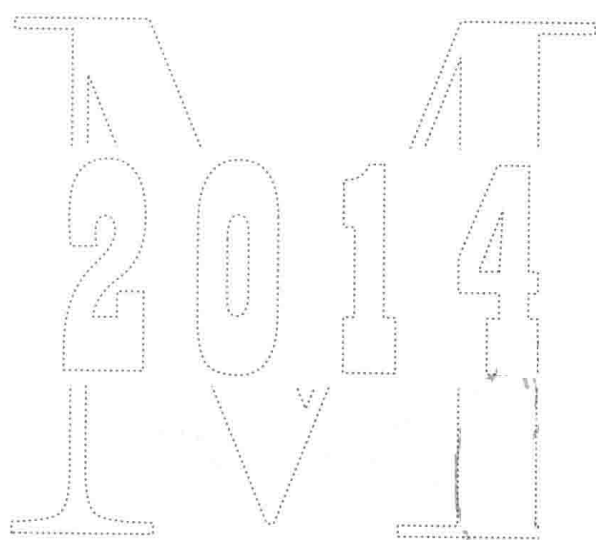
(2014)

张清华

主编

- 一、莫言声音 在《扬州讲坛》上的演讲 莫言 ◆ 小说与故乡 莫言
- ◆ 喧嚣与真实 莫言 ◆ 在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的演讲 莫言 二、「诺奖」反应 后莫言时代对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议题的再审视 张泉 ◆ 关于莫言获「诺奖」的另类解读 刘心武 张颐武 三、莫言研究「中国身份」：当代文学的二次焦虑与自觉 张清华 ◆ 莫言文学年谱 李桂玲
- ◆ 莫言小说中「婴孩」形象的诡异意味 张芳馨 张福贵 ◆ 莫言与村上：似与不似之间 林少华 ◆ 当莫言的作品成为「世界文学」时——对英语及德语圈里「莫言现象」的考察与分析 熊鹰 ◆ 莫言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 凌云虎 ◆ 莫言小说与中国叙事传统 手红真
- ◆ 唯一的一个报信人——论莫言书写故乡的方法 张莉 ◆ 海外汉学界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反应综述 王晓平 ◆ 作家的精神状况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以莫言与韩寒为例 赵勇 ◆ 如何「传统」，怎样「民间」——论批评家对莫言写作资源地发现与命名 曹霞 ◆ 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 陈思和 ◆ 莫言与鲁迅的家族性相似 王学谦 ◆ 胡适·鲁迅·莫言：自由思想与新文学的传统 庄森
- ◆ 莫言的「农民意识」论 樊星 ◆ 莫言与拉什迪创作的魔幻现实主义比较 温兢 ◆ 活下去，但是要记住——莫言作品中的乡土历史与生命记忆 何怀宏 四、媒体声音 莫言：向西的语境 顾文豪 ◆ 莫言与高密的红高粱文化 李淑芳 ◆ 莫言，需要回归心灵的安静 许民彤 ◆ 「慢活」莫言 彭宁 ◆ 一个大师就可能是一个产业 王建国 ◆ 请让作家安静地读书写作 张晓勇
- ◆ 莫言很像谁？ 朱健国 附录 莫言对话张艺谋，谈《归来》的感受 莫言 张艺谋 ◆ 文学与人生：莫言与两届「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 对谈 莫言 勒克莱齐奥 2014年莫言研究资料索引

莫言 研究 年编 (2014)



张清华 主编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言研究年编. 2014/张清华主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12

ISBN 978-7-108-05872-0

I. ①莫… II. ①张… III. ①莫言—文学研究—文集—2014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4680 号

责任编辑 王秦伟 陈丽军

封面设计 储平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2

字 数 430 千字

定 价 74.00 元

《莫言研究年编（2014）》编委会

顾 问 刘川生 董 奇 童庆炳

编 委 张 健 陈晓明 程光炜 孟繁华

白 烨 苏 童 过常宝 王立军

张 柠 张清华

主 编 张清华

副主编 赵 坤

例言

本年编旨在为莫言研究、文学史以及当代历史研究提供可参考的文献与资料。编选以2012年为时间起点,每年编选一卷,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中文研究成果进行搜集和整理,以便观察和整体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在莫言研究方面的方法与成就。

一、力求多层次呈现更全面的莫言研究状况与资料,年鉴分为“莫言声音”“‘诺奖’反应”“莫言研究”“媒体记录”四个部分。其中,“莫言声音”是莫言本人获奖后发表的演讲或文章;“‘诺奖’反应”是来自学界内外关于莫言与“诺奖”的思考;“莫言研究”则集中专业性的研究或批评;“媒体记录”则更多地选取来自媒体和社会层面的普通受众的声音;访谈类稿子收入附录中。篇幅所限,未收录的文章以索引形式列于文后。

二、年编以2012这一特殊时刻为起点,以编年形式对莫言研究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汇总。各部分均按文字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同月发表则期刊先于报纸排列。

三、编选强调资料的准确性,所有的资料均以公开发表为准,并以原初发表报刊文字为准,除必要的技术原因以外,编选人不对原文做修改增删。

限于水平、时间等局限,编选的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希望以本年编向所有莫言作品的研究者、翻译者、批评者和传播者致敬。

成书之际,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国际写作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本年鉴的顾问童庆炳先生因病辞世。作为莫言求学师大时期的导师,童先生为国际写作中心的成立和发展付出了许多心血,借此机会,我们谨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

目录

一、莫言声音

- 在“扬州讲坛”上的演讲 莫言 >>> 3
- 小说与故乡 莫言 >>> 7
- 喧嚣与真实 莫言 >>> 9
- 在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的演讲 莫言 >>> 12

二、“诺奖”反应

- 后莫言时代对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议题的再审视 张泉 >>> 17
- 关于莫言获“诺奖”的另类解读 刘心武 张颐武 >>> 29

三、莫言研究

- “中国身份”：当代文学的二次焦虑与自觉 张清华 >>> 37
- 莫言文学年谱 李桂玲 >>> 42
- 莫言小说中“婴孩”形象的诡异意味 张芳馨 张福贵 >>> 111
- 莫言与村上：似与不似之间 林少华 >>> 116
- 当莫言的作品成为“世界文学”时——对英语及德语圈里“莫言现象”的考察与分析 熊鹰 >>> 126
- 莫言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 凌云岚 >>> 142
- 莫言小说与中国叙事传统 季红真 >>> 153
- 唯一一个报信人——论莫言书写故乡的方法 张莉 >>> 164
- 海外汉学界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反应综述 王晓平 >>> 178

作家的精神状况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以莫言与韩寒为例

赵 勇 >>> 193

如何“传统”，怎样“民间”——论批评家对莫言写作资源的发现与命名

曹 霞 >> 207

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 陈思和 >>> 216

莫言与鲁迅的家族性相似 王学谦 >>> 226

胡适·鲁迅·莫言：自由思想与新文学的传统 庄 森 >>> 241

莫言的“农民意识”论 樊 星 >>> 259

莫言与拉什迪创作的魔幻现实主义比较 温 旒 >>> 269

活下去，但是要记住——莫言作品中的乡土历史与生命记忆 何怀宏 >>> 275

四、媒体声音

莫言：向西的语境 顾文豪 >>> 295

莫言与高密的红高粱文化 李淑芳 >>> 298

莫言，需要回归心灵的安静 许民彤 >>> 301

“慢活”莫言 彭 宁 >>> 303

一个大师就可能是一个产业 王建国 >>> 305

请让作家安静地读书写作 张晓勇 >>> 3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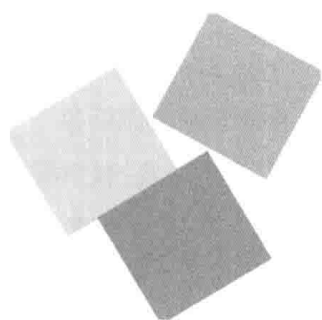
莫言很像谁？ 朱健国 >>> 308

附录

莫言对话张艺谋，谈《归来》的感受 莫 言 张艺谋 >>> 313

文学与人生：莫言与两届“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对话 莫言 勒克莱齐奥 >>> 319

2014年莫言研究资料索引 >>> 322



一、莫言声音

在“扬州讲坛”上的演讲

各位因为佛光山而成为朋友的朋友们，非常高兴在这里与大家见面。刚才主持人的话讲得很好，我也很爱听，因为她用她那么优美的嗓音对我进行了高度的赞美，但是她引用的这些赞美之词，有一些确实是我担当不上，吹得太大了。我们都知道这气球吹得太大了，可能就要爆炸。一个人被吹得太大了，那很危险。如果没有足够的定力的话，他也要像气球一样爆炸。

因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们中国，在这个地球上，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作家，甚至是伟大的作家，他们虽然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奖项，但丝毫不能说明他们的作品没有达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水准，也就是说在很多国家，有很多作家他们暂时还没有得到这个奖。

我知道扬州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城市，唐诗宋词里面就有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在座的每个人都能背出很多，我就没必要在这里显摆了；而且扬州也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我们当年读那些小说，就知道扬州人很有钱，扬州人里最有钱的应该是盐商，所以，扬州这个城市跟盐是密切相关的。

我1990年第一次来扬州，当时南方闹水灾。那个时候我还在军队工作，我们的上级派我来采访水灾，等我来了以后，洪水已经下去了。我从南京，到了宜兴，到了苏州，到了无锡，到了扬州，这一路上也没看到水灾。

但是过了许多年以后，我被战友写文章说我当年冒着生命危险，驾着冲锋舟，深更半夜深入到村庄里去营救被洪水困住的群众，这是在报纸上发表过的文章。后来我就批评我这战友，我说你怎么能瞎编呢？他说我这是在表扬你呢，我说批评要实事求是，表扬也要实事求是。捏造的表扬跟捏造的批评同样可怕，因为时间长了，你也信以为真了。所以谎言被重复许多遍之后，连造谣的人都要信以为真。

其实我知道在当今世界上，充斥了很多谎言、很多谣言，所以我们必须具备一双慧眼，

同时我们要具备一双慧耳。

扬州让我向往已久的当然还是因为有鉴真大师，很早以前，我从唐诗里面也读到过李白怀念阿倍仲麻吕的诗句。

2010年，我受日本奈良方面的邀请，参加庆祝迁都平成京1300周年的纪念活动。他们搞了很多大型的展览，这个展览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与鉴真大师有关的，他们甚至特辟了一个展区，模拟了当年一个日本遣唐使乘坐的木船，在惊涛骇浪中颠簸前进的场面，就是人坐到船上去，不停晃动，耳边响着风声、雨声、波涛的声音，让你身临其境回到1000多年前。

那么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鉴真大师立下了到日本去传道的宏愿。他是真正的不屈不挠，经历一次一次的失败，真的冒着生命的危险。官方拦截他，海匪打劫他，大自然折磨他，疾病也来折磨他，到了最后终于东渡成功。尽管他的双目已经失明，但他的心没有失明，他靠渊博的知识在日本进行了为期很长的佛教传播活动。

有一年我去浙江的一个寺庙，看到了他们的庙宇和他们的宝塔，我说这个很像日本的风格。那个主持庙宇的年轻长老跟我说：“不对不对，莫言老师，不是我们的庙宇像日本的庙宇，而是日本的庙宇根本就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现在我们如果要见一座唐代风格的庙宇，在西安应该很难找到，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是很难见到，但是到日本去可以处处见到。

他这个话让我感觉文化实际上是人类共享的一种财富，当年确实是中国的庙宇建筑风格影响了日本，然后在日本建起了千万座的庙宇，那么过了千百年后，这样的一种文化又回到中国来，这一来一回就增加了很多的文化含量，这一来一回，就保存了中国传统的精髓，又添加了日本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个来来回回不断添加的过程，是一个看起来是照搬模仿而实际上是创造的过程。

尽管去年说好了要来“扬州讲坛”做一个讲座，但是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想我的长项是文学，但来到“扬州讲坛”，在鉴真图书馆不谈一点与佛教文化相关的事情好像有点文不对题。去年我在佛光山与星云大师有过起码5次以上的交流，星云大师也给我开了很多的悟，可惜我没有慧根啊，如果有慧根的话，我现在也差不多立地成佛了。所以我来到这里说什么，一直是我比较纠结的问题，就在今天上午我还在电脑上找话题，没有找到要讲的话题，却看到一条我很感兴趣的消息。

美国的一些天体物理学家在南极架设了一个特大功率的天文射电望远镜，用这个望远镜探测太空，研究宇宙大爆炸留下的微波背景。在探测这个微波背景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意外的发现，他们在光子身上发现了137亿年前宇宙大爆炸万分之一秒那一瞬间的原始引力波留在光子上的痕迹，由此证明了宇宙大爆炸是确实存在的，这是绝对能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重大发现。这就是说我们的科技发展真是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我们能够发现137

亿年前的宇宙活动留下的痕迹,但是我同时又感到一种更大的困惑,这正像爱因斯坦当年说的那样,人类的知识就像一个圆周,圆周扩展得越大,圆周外面的面积也就越大。

另外我还看到一条令人震惊的信息,在南方某一城市有一个数千人的丐帮,这里面有很多乞讨的儿童,残疾的儿童,他们有的曲着背,有的断了腿。据了解内情的人讲,这些儿童当年都是被拐骗的儿童,被拐骗以后犯罪分子让这些儿童服下强力的安眠药,等他们一觉醒来时,自己已经变成了残疾人。

为什么科学一日千里的发展,物质在极大丰富,老百姓的生活日渐提高,很多坏人却没有减少,坏起来令人发指呢?

面对这样的现象,我看到很多老百姓都在猛烈地批评和抨击,像前段时间反复讨论的老人摔倒该不该扶,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结论却是莫衷一是,模棱两可。扶吗?当然是应该扶。但是如果被扶的人是一些道德水平不高的人怎么办呢?就要被讹诈;如果不扶,就要“被道德”。所以大家经常处于一种两难的选择当中。面对这种现实,大家怀有不满,急于改变,那么怎样改变才能让大家不满的现象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消失,从上到下都在想办法。

前不久,中央颁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提了起码 10 年的时间,但是其内涵最近才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前面两个层面是从执政者和政府的层面提的要求,最后是从公民的层面,对每一个老百姓提出的要求,我们要爱国、诚信、敬业、友善。

最近我也就这个问题接受过中央电视台的采访,爱国是与生俱有的一种情感,每个人都热爱他的乡土,乡土向上扩展就是国家、祖国。

敬业对每一个从业者来说,是必须恪守的道德;诚信更是中国人特别强调的一种宝贵的品格,诚信者才能得天下、得朋友、得成功;友善应该是每个人从小在家接受的传统教育,要对别人好,别人才能对你好,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

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终端,都可以对外广播、发信息,发出我们对社会的看法。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批评别人,但很少触及自我。有一次,我与太太散步遇到一位摔倒的老人,无人搭理,太太看到后要上前去扶,我一把拉住她,太太说这位老人是认识的人,是一位战士的家属。但是我还是要求等到一辆军车经过,用军车将老人送去医院,后来这位战士提着水果登门感谢,我感到很惭愧,我觉得我应该向我太太学习。但是这种人还是少数,即便是遇到,还是要扶,因为到处都有摄像头,可以还自己清白,即便没有摄像头,也没有关系。因为前不久我也讲过,善念是会感天动地的,千百万人的善念会形成一股巨大的道德力量,看起来是无形的,但实际上是可以触摸的,所谓的天理良心,就是由千百万人的善念构成的。

一位名人说自己的母亲已经 80 多岁,曾经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但是最近有老年痴呆

的迹象,忘性特别大,已经气跑了几位保姆,他觉得如果路上摔倒的是这样的老人,应该可以理解。

做任何事都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也不要强加于人。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加和谐,因为每个人都是在以己之心,推己及人。所以只有从我做起,才能终止这种恶性循环。现在的一些艺术作品中,过多地强调以恶治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势必造成一种冤冤相报,永远没有终结的局面。现在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实际上已经难辨是非。这就让我想起20世纪50年代的小学课本里面的一篇课文,说的是两头山羊过独木桥,互不相让都掉到河里。后来老师把这个问题推给我们,我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抓阄,老师说羊怎么能抓阄呢,我说寓言里面的动物都可以说话,为什么不能抓阄呢。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些国际问题其实也可以试着抓阄。

现在,很多人家的客厅里挂着一些书法作品,写着“吃亏是福”“难得糊涂”。第一次看见确实感到一惊,但是老是看也觉得很俗。虽然挂着这些书法,其实一点亏都不想吃。挂着“糊涂”的人最精明。

“吃亏是福”是一种很高的道德修行,一个人能够做到吃亏并且认为是福,这个人一定是有远大理想的人,是有梦想的人,是有追求的人。只有有理想、有追求的人才能不顾眼前一得一失,才能不顾及眼前的点滴小利,因为他要实现他的目标。

另外还有一个字“忍”,佛教里面特别讲究“忍”字,我们说“忍”字心头一把刀,看起来是忍,其实是报仇,还有一种江湖式的理解就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说到忍,做得最好的就是韩信,能忍胯下之辱,宁跟英雄争高下,不与小人论短长。真正勇者,不斤斤计较。

我们应以自己的努力,为世界做一点贡献。面对现在北京的雾霾,大家都不愿骑自行车出门,我就会每天骑自行车出门,因为我不会开车。污染的河水、土地退化等,我们都有责任,如果人人尽力,认识、改正错误,从自我做起,每个人努力,我们的空气会变得清新,阳光会变得灿烂。

谢谢大家!

(2014年3月22日,莫言在“扬州讲坛”开幕式所做的主题演讲)

小说与故乡

记得我 18 岁那年,也就是 1973 年,来青岛坐火车好像要坐三个半小时,沿途要停将近 20 个站。到过青岛之后,我回到村里就不安分了,我觉得我一定要像青岛人那样生活,住到楼房里,坐公共汽车,睡床不睡炕,然后这样一种愿望就支撑着我不断地奋斗。

当时那么想挣脱故乡怀抱的莫言,想不到在离开之后的几十年,故乡会在他的小说里打下那么多烙印。

法国有一个翻译家,他翻译了我很多的小说,30 多篇短篇和五六部长篇。他去年在巴黎的一次关于我的作品的研讨会上讲,莫言的大部分小说里边都有一条河,小说里的很多人物,尤其是孩子,一出门之后,必定要沿着胡同往北跑,几百米就跑到一个河堤上去,然后再沿着河堤往西跑,跑大概 100 多米必定要跑到一个小石桥上去,过了石桥以后必定沿着一条宽阔的公路再往西走,这条公路就通往县城、通往省城、通往北京。后来他问过我,我说我的村子就是这样。因为这样一条路线我走了大概 20 多年,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我走的这条路线会在小说里面反复地出现,它已经变成了我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我小学只读到五年级就辍学回家了。当我看到同龄人都在学校里面读书、打球、嬉笑打闹的时候,自己却是牵着几头牛去放牧,对一个少年来讲,这也可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种折磨。这就逼着我过早地进入了成年人的世界。我的童年时期,那个时候农村还是人民公社,譬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割麦子了,五六十个人都在一起。每天早上戴着星星就出发了,早饭都在地里吃,每次休息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抽烟,说话,讲故事,年轻人精力无法发泄就摔跤,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孩子,在这个成年人的群体里面,确实就感到是——上课。

《红高粱》实际上也是在一个真实故事的基础上写成的,当年打日本那个小桥,桥头依然存在。我们当年劳动离那个地方就很近。我听过起码有 10 种关于这场战斗的描述,因为每个人讲得都不一样,有的说打死了一个中将,有的说打死了一个少将。每个人在讲这些历史上发生过的故事的时候,都会毫不吝啬地添油加醋,就是每一个作家实际上都有很

多会讲故事的乡亲。

我的早期的很多小说,有的时候甚至都直接使用了现实生活中人物的原名。《红高粱》里有一个人物叫王文义,小说里面他是怕死的一个人,当过逃兵,打伤了他的耳朵,他就说他的头被打掉了。这也是个邻居,而且论辈分我还要叫他叔叔。《红高粱》改编成电影的时候,张艺谋在最早的剧本里面也是把这个人物写成了王文义,后来我就跟张艺谋说,这个千万要改掉,不能再出一个王文义了。因为这个小说出来以后,王文义已经找我父亲说过:“我们两家还是老亲呢,我们处得也不错,他怎么会把我写成那样呢?”我父亲回来也跟我说:“你以后千万不要把这些左邻右舍写到你小说里去,让人家一找说得我脸上像被耳光扇得一样,没法解释,只能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看,儿子大了嘛我也说不得他。”

像我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里面,小说里的四叔一家基本就是在我真实的四叔他们家的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这样写一个好处就是感觉到特别方便,因为这些人物你非常熟悉,熟到这个人隔着几十米一咳嗽你就知道他来了的程度,这么熟悉了写起来自然就会非常得心应手。

我们高密现在有所谓的“三贤四宝”,四宝就是像扑灰年画,色彩大红大绿,跟杨柳青的木版年画相比,就显得幼稚,技术上也没那么复杂。高密还有一种泥塑,泥娃娃、泥老虎,它的色彩也是非常强烈的对比,大红大绿的颜色。另外高密还有剪纸、茂腔。我在写的时候当然也没有意识到有这么多的笔墨在写颜色,后来一些评论家总结出了我创作的特点,譬如说特别愿意用红色,问我到底是为什么,我后来只能想到我们的民间艺术。

你要知道三八大盖枪的子弹穿透力是多少,你也要知道我们当时游击队使用的武器是什么样的一种武器,只有这样,在细节描写上才不会捉襟见肘。一个作家只有对生活充分占有,仿佛这些人的呼吸都可以听到,他们身上的汗臭味、他们受伤之后的血腥味都可以闻到,你才会感觉到写不完。

本来如果没有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插这一杠子的话,我的新作肯定早就出来了,一个是得奖以后确实事越来越多,把很多创作的时间给挤掉了,再一个确实感觉到如果过去的话就可以拿出来出版,现在就应该再想想再修改一下再修改一下,生怕让人家笑话,给父老乡亲丢脸,但有时候越想写好越写不好了。

当我的小说进入80年代之后,我就感觉到写作的难度很大,尤其是写到当下的农村,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的心理我把握不好,所以我就感觉到我写得不自信不肯定,所以我写得很犹豫。第一嘛我要么就还写过去那点事,写历史,要么我就走另外一条道路,走这种超现实的道路,我写鬼怪,写幻想,这恐怕也是我要努力解决的问题,也是当下中国的这一批像我年龄差不多的作家迫切所要解决的问题。

(2014年6月6号,莫言为“2014青岛文化艺术季”开幕式所做的主题演讲)

喧嚣与真实

过去我演讲很少写稿，这次非常认真地准备了半个上午。主办方昨晚通知我，要在上台前给我化妆，后来我拒绝了，因为我想化妆是可以把白的变成黑的，也可以把黑的变成白的，但是不可能把丑的变成美的。美的必须要化妆，你依然很美，丑的无论如何涂脂抹粉都不会变美。所以我想还是以本来面貌见人为好，尤其在台上演讲的时候，更要给大家以真实面貌，一个人只有保持自己的真实面貌，才可能说真话，办真事，做好人。

其实要保持一个人的本来面貌还是挺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当中，我们除了要跟自己的家人打交道之外，还要跟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打交道，学生在学校跟老师和同学打交道，员工在家里面跟自己的家人打交道，在单位也要跟老板和自己的同行打交道，这样的社会结构就迫使每一个人都有几副面孔。无论是多么坦诚朴实的人，在舞台上和卧室里是不一样的，在公众面前和在家人面前也是不一样的，我想我们能够做到的也只能是尽量地以本来的面貌见人。今天演讲的题目叫《喧嚣与真实》，这是主办方给我的题目，因为这个题目挺难谈的，看起来是涉及社会生活的两个方面，实际上是很多方面。社会生活总体上看是喧嚣的，喧嚣是热闹的，热闹是热情，是闹，是热火朝天，也是敲锣打鼓，是载歌载舞，是一呼百应，是众声喧哗，是望风捕影，是添油加醋，是浓妆艳抹，是游行集会，是大吃大喝，是猜拳行令，是制造谣言，是吸引眼球，是人人微博，是个个微信，是真假难辨，是莫衷一是，是鸡一嘴鸭一嘴，是结帮拉伙，也是明星吸毒，也是拍死了苍蝇，也是捉出了老虎，是歌星分手了，是二奶告状了，是证明了宇宙起源于大爆炸，也证明了宇宙不是起源于大爆炸，确实是众声喧哗。

我想社会生活本来就是喧嚣的，或者说喧嚣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本来面貌，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一个社会不喧嚣。当然了，我们冷静地想一想，我们从多个角度来考量一下，喧嚣也不完全是负面的，喧嚣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因为在原始社会里是不喧嚣的，我们去参观半坡遗址的时候，我们想象当时的人们生活场面肯定是不喧嚣的，我们回

想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那时也是不喧嚣的,但是我们想象最近几十年来,我们 1958 年大炼钢铁很喧嚣,我们 60 年代“文化大革命”也是很喧嚣的,后来改革开放前几年比较安静,但是最近十几年越来越喧嚣,这种喧嚣有的是有声的,是在广场上吵架,或者是拳脚相加,有时候是无声的,是在网络上互相对骂。我想面对这样的社会现象,我们必须客观冷静地对待,既不能说它不好,也不能说它很好,所以这样一种现象,就像我刚才说的,实际上也有正反两个方面。我们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应该习惯于喧嚣,我们要具备从喧嚣中发现正能量的能力。我们也要具备从喧嚣中发现邪恶的能力,要清醒地认识到,喧嚣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使我们的社会真正能够保持稳定进步的是真实,因为工人不能只喧嚣不做工,农民不能只喧嚣不种地,教师不能只喧嚣不讲课,学生不能只喧嚣不上课。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还是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否则只喧嚣没饭吃。

关于真实,我想它也是社会更加重要的基础。真实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本来面貌,也是事实的本来面貌,有时候喧嚣掩盖真实,或者说是会掩盖真相,但大多数情况下,喧嚣不可能永远掩盖真相,或者说不能永远掩盖真实。我可以讲 4 个故事,来证明这个论点。

第一个故事是,几十年前,大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我的一个闯关东的邻居回来了,在村子里扬言他发了大财,说他去深山老林里面挖到了一棵人参,卖了几十万人民币,从村子东头搞到西头,又从西头搞到东头,让我们的很多家村民争先恐后地请他吃饭,因为大家对有钱人还是很尊敬的,大家还希望一遍遍听他讲述如何在深山老林里挖到这棵人参的经历。我们家当然也不能免俗。我们把他请来,坐在我家炕头上吃饭,我记得很清楚,他穿了一件在我们当时的农民眼里看起来是很漂亮的黑色呢子大衣,即便坐在热炕头上也不脱下这件大衣。我记得我们家擀面条给他吃,我奶奶发现他脖子上有一只虱子,于是他的喧嚣就被虱子给击破了,因为一个真正有钱的人是不会生虱子的,过去人讲“穷生虱子富生疖子”,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发财,尽管他永远不脱下来那件呢子大衣,但他的内衣肯定很破烂。又过了不久,这个人的表弟也穿了一件同样的呢子大衣,奶奶问他,你这件大衣跟你表哥的很像,他说我表哥就是借我的,事实又一次击破了前面这个人喧嚣的谎言。

另一个故事是,我在北京的检察院工作期间,曾经了解和接触了很多有关贪官的案件,当然我不是检察官,因为我们是新闻单位,我们要报道,所以了解了很多这方面的案例。其中在河北某地有一个贪官,他平常穿得非常朴素,上下班骑自行车,给人一种非常廉洁的形象。他每次开会都要大张旗鼓、义正词严地抨击贪污腐败现象。过了不久,检察院从他床下面搜出了几百万人民币,所以真实就把贪官关于廉洁、关于反腐败的喧嚣给击破了。事实胜于雄辩。

第三个故事是我的亲身经历。2011 年我在故乡写作。有一次去买桃子,一个卖桃子的人看起来很剽悍,他也认识我,或者他认出了我。他一见面就说,你怎么还要来买桃呢?